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特西托勒 (Aristide Tessitore) ● 著

德性、修辞与政治哲学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

Reading Aristotle's Eth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黄瑞成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性、修辞与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

Reading Aristotle's Ethics:
Virtue, Rhetoric,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美]特西托勒 (Aristide Tessitore) ● 著

黄瑞成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性、修辞与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 / (美)特西托勒 (Tessitore, A.) 著; 黄瑞成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ISBN 978-7-5617-9811-9

I. ①德… II. ①特… ②黄…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伦理学—研究 IV. ①B502.233 ②B82-0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8842 号



Reading Aristotle's Ethics: Virtue, Rhetoric,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Aristide Tessitore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made possible by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opyright © 1996, and may be sold only in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2-505 号

德性、修辞与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

著 者 [美]特西托勒(Tessitore, A.)

译 者 黄瑞成

审读编辑 李贵峰

责任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童贇贇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6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811-9/B·724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出版说明

在马其顿宫院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 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 367 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逝;公元前 343 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 335 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在我国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年,垂译后学,其懼滋甚;苗立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辈后

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再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入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采西人各家经诂纬织亚里士多德诠释——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非如此不可。

2009 年 5 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笺释部乙组

献给内子詹妮弗(Jennifer)

致 谢

[ix]拙著成书历时甚久,承蒙多方惠助。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布吕尔(Christopher Bruell)、福克纳(Robert Faulkner)和福廷(Ernest Fortin),他们耐心周到地监督我以博士论文形式完成了此项研究的不成熟版本,老师们高超的教诲为整个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友人和同事们的大量交流,都直接或间接对最终的作品做出了贡献,使我获益良多。我尤其感谢昂哈特(Larry Arnhart)、伯格(Ronna Burger)、尼科尔斯(Mary Nichols)、拉赫(Paul Rahe)、萨克沃(Stephen Salkever)和萨克逊豪斯(Arlene Saxonhouse),他们就当时的手稿,从不同方面慷慨给予建设性评价,还要感谢普琉斯(Tony Preus)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的其他评论家们富有启迪的批评。在与伯恩斯(Timothy Burns)、库伦(Daniel Cullen)、帕卡鲁克(Michael Pakaluk)、朱柯特(Catherine Zuckert)的交流中,我还学到了许多有关亚里士多德的重要内容。圣母学院(Assumption Col-

lege)和福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情趣相投和鼓舞人心的同事们,为我完成此项目提供了最佳条件。几位学生热情奉献,帮助我澄清思想和汇集材料,我特别要感谢鲍曼(Matthew Baughman)、马修斯(Andrew Matthews)和斯达伯(Alexander Stubb)的协助。多年来,很多朋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其中,我要感谢柏尔克(Edgar Bourque)、布朗夫妇(Sharon and Devin Brown)、克里根(Patrick Corrigan)、弗兰克(John Franck)、基尔斯托福特(Maek Kilstofte)、马霍尼(Daniel Mahoney)、鲁宾(Leslie Rubin)、索伦森(Leonard Sorenson)、斯达伯和威赫巴克(Pamela Werrbach)。我的家人对整个项目自始至终给予坚定而又宝贵的支持。最大的鼓励来自内子詹妮弗(Jennifer),她精心编辑了全部手稿,并日复一日以各种方式鼓励我,对此我不胜感激。

[x]亚里士多德也许会说,甚至思想也需要一定数量的外在装备,或如他所言:dianoia d'autē outhen kinei[思想绝不会自己发动]。1993至1994年的夏季,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使这部手稿得以付梓,我衷心感谢基金会的支持,若无他们资助,此项计划仍将像当初那样只存在于思想中。我还要感谢1993年和1994年间,杜克基金会(Duke Endowment)和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以“福尔曼大学研究和专业成长研究资助”的形式提供的慷慨支持。

拙著不同部分的早期版本,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第三章的部分内容曾以“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关于快乐问题的研究的一种政治解读”(A Political Reading of Aristotle's Treatment of Pleasure in *the Nicomachean Ethics*)为题,发表于《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May 1989)卷17,第二期,页247—265;第五章的不同部分曾以“使城邦成为哲学

的安全之所:《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研究”(Making the City Safe for Philosophy,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10)为题,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 1989)卷 84,第四期,页 1251—1262,并以“亚里士多德对最佳生活的含混解释”(Aristotle's Ambiguous Account of the Best Life)为题,发表于《政体》(*Polity*, Winter 1992),卷 25,第二期,页 197—215。非常感谢诸刊慨允我修订并重印这些文章的部分内容。

文献缩略表

《申辩》(<i>Apology</i>)	<i>Apo.</i>
《欧德谟伦理学》(<i>Eudemian Ethics</i>)	<i>EE</i>
《高尔吉亚》(<i>Gorgias</i>)	<i>Gog.</i>
《大伦理学》(<i>Magna Moralia</i>)	<i>MM</i>
《形而上学》(<i>Metaphysics</i>)	<i>Meta.</i>
《尼各马可伦理学》(<i>Nicomachean Ethics</i>)	<i>NE</i>
《政治学》(<i>Politics</i>)	<i>Pol.</i>
《后分析篇》(<i>Posterior Analytics</i>)	<i>Pos. An.</i>
《普罗塔戈拉》(<i>Protagoras</i>)	<i>Protag.</i>
《王制》(<i>Republic</i>)	<i>Rep.</i>
《修辞学》(<i>Rhetoric</i>)	<i>Rh.</i>
《论题篇》(<i>Topics</i>)	<i>Top.</i>

目 录

致谢 / 1

文献缩略表 / 5

导言 / 1

第一章 《伦理学》的听众(卷一) / 11

第二章 德性(卷二—六) / 34

第三章 新的开端:不自制和快乐(卷七) / 71

第四章 德性、友谊和哲学(卷八—九) / 103

第五章 使城邦成为哲学的安全之所(卷十) / 133

结论 / 158

参考文献 / 161

索引 / 168

导 言

最卓越的人是能够独自认识所有事物的人。能够听取善言的人也是很好的人。

那些既不能独自认识事物,又不愿静下心来听取他人善言的人,是无用之人。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293—97)

《尼各马可伦理学》(1.4.1095b10—13)

[1]^①晚近十年,对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兴趣复兴引人瞩目。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这种复兴并未局限于单一的思想流派,而是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在这些学科领域中又有许多不同视角。且不论这些著述中的大多数质量如何,事实上此类著述没有完全摆脱对学科的非亚里士多德式

① [译注]原文页码,下同

(unaristotelian)割裂,这种割裂是现代学术的特征。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研究,固然时有过人之论,但特点是缺乏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由以提出的政治维度的深入评价。相反,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上乘之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聚焦于《政治学》(*Politics*),以至于忽视了他的伦理学论著。尽管这种专门化有其合理需要,但仍需要一种研究以发皇亚里士多德将其思想的两个方面结合为一体的独特方式。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译按〕以下略为《伦理学》)中的问题至关重要,它一开始就主张,伦理学研究只是更大的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拙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解读》,打算通过表明《伦理学》——如亚里士多德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致力于评价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严密无间之特质。拙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专注于研究指导《伦理学》实践目的的政治关切与潜在的哲学视角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视角只对最有心的读者才表露出来。

公民德性与哲学

[2]《伦理学》的结论,不仅在哲学学生中间,而且更为广泛地为几乎所有自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学生的人所熟知:完全或完美的幸福,可以在哲学的沉思活动中获得,而践行伦理德性只能获得次级的幸福(10.7.1177a12—18, 10.8.1178a9—10)。^①或许,《伦理学》整体上的成功论证,掩盖了这一不和谐的结论所具有的力量,也模糊了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之完美程度。但就《伦理学》已然成为西方传统的经典文本之一而言,它成功引发了非哲

① 文中编码采用牛津本,若非特别指出,均指《伦理学》编码。译文是我自己的,但受惠于拉克汉姆(Rackham, 1926)和艾尔文(Irwin, 1985)。

人(nonphilosophers)对哲学生活的尊严和重要性的承认。

回想《伦理学》之前的作品所描述的对哲人(尤其是政治哲人)的敌意,说明《伦理学》的成就并非轻而易举。苏格拉底(Socrates)同时代心气最高、最有野心的人所认为的哲学的可疑特征,就反映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戏剧和柏拉图(Plato)对话中。在《云》里,阿里斯托芬警告他的公民同胞,注意哲学对健康政治生活的危险的腐蚀性影响。苏格拉底被描述为一个稀里糊涂导致恶果的傻瓜,由其自以为是的思想角度看,他是在揭露保护城邦和支撑其法律的诸神。绝望的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最愚蠢的举动是,决定带他的儿子斐狄庇得斯(Pheidippides)去和苏格拉底学论辩术(*art of argumentation*)。结果,斐狄庇得斯丧失了对父亲的尊重,说大一点,失去了对规范父子关系的习俗的尊重。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哲学的谐剧式描写暗示:苏格拉底所从事的事业,终究会松开将个人与家庭和祖国捆绑在一起的神圣纽带。

柏拉图对话中也包含着关于哲学探究在政治上具有危险后果的意识。只需回想卡利克勒斯(Callicles)关于严肃投身于哲学在政治上会带来无能之后果的尖刻描述,或回想安虞图斯(Anytus)针对苏格拉底关于伟大的雅典治邦者的含蓄批评的激愤就足够了。尽管卡利克勒斯承认有些哲学训练对年轻人有用,但对长期沉溺于哲学探究所导致的无男子气概的天真和政治上的脆弱表示蔑视。专注于言辞的细微之处,妨碍了[3]积极投身于政务之人所特有的高尚行为和崇高声望(*Grg.* 484c—486d)。① 在与安虞图斯交谈时,

① 言辞与行动之间的张力,同样表现在《拉克斯》(*Laches*)中。参欧柏林(Michael O'Brien),《〈拉克斯〉的统一》(*The Unity of the Laches*),见《耶鲁古典研究》(*Yale Classical Studies*),1963年第18期,页133—147;亦参特西托勒,《柏拉图〈拉克斯〉中的勇敢与谐剧》(*Courage and Comedy in Plato's Laches*),见《政治学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4年2月,第56期,页115—133。

苏格拉底谈到几个最著名的雅典治邦者，都无法教给儿子们以美德。安虞图斯被他所认为的、针对那几个对雅典的强大最负责任的治邦者的诽谤所激怒(*Meno* 92c—95d)。安虞图斯稍加掩饰的威胁，预示着在把苏格拉底送上城邦法庭过程中，他将发挥作用，因为苏格拉底破坏了最有前途的雅典青年对城邦的神圣忠诚，这是公民应有的忠诚。

无疑，在判处苏格拉底的过程中，城邦与哲人的敌对达到了其戏剧化的顶点。而且，柏拉图关于审判苏格拉底的描述暗示：这种敌意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的。苏格拉底关于雅典的正义的批评，明确表现在他毫不掩饰地傲慢拒绝寻求宽恕(*Apo.* 34b—35d)和随后的论证之中：城邦对生为哲人的人的唯一恰当的回应，是将过去保留给奥林匹亚(Olympic)英雄的荣耀给予哲人(*Apo.* 36b—37a)。说得更直白些：因为看上去具有普遍性，所以苏格拉底声称，对于他自己或任何严肃对待正义的人而言，要在政治竞技场上幸存下来是不可能的；严肃投身于正义，使一种私人而非公共生活成为必要(*Apo.* 31d—32e)。①

我之所以重提这些关于政治哲学与城邦关系的有疑问的著名事实，是因为这种关系针对的是下述背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述中往往被忽视和未得到充分评价的一个特征，最为直接地摆在眼前。尽管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前辈老师一样承认政治生活的优势，但他的政治论著不包含譬如“哲学与城邦之间的公开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与城邦公民之间的公开冲突”这样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宁可选择对哲人与主要关切并为城邦福祉负责的那些人之间的冲突保持沉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

① 这种尖锐的批评情绪，也回荡在柏拉图对话中。参譬如《高尔吉亚》521a—522e；《王制》496a—e；《美诺》92a—95a；《阿尔喀比亚德前篇》118b—119b，124c—d。

在哲学探索的要求与规范公民义务的必要性之间存在根本紧张,相反,如我将尝试表明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将他对此问题的展示,与持久关注他的非哲学读者的政治关切结合在一起。由此进路,亚里士多德在使哲学生活对于有教养的非哲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主要关注公民德性的人,变得更为称心如意方面,获得了成功。

伦理言述的修辞维度

[4]对《伦理学》的传统解读假定(尽管这样做成问题):文本现存的形式是一篇相对直白的论文或讲课笔记的汇集,避免了修辞运用。通过间接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基于一个修辞框架,我对上述看法表示异议,因为,若足够小心地提出《伦理学》所针对的听众这一问题,此修辞框架便一目了然。普遍认为某些持久困扰着文本的问题,根据这本书整体的修辞意图(rhetorical design)可以获得理解。我用修辞意图这个措辞,特指亚里士多德式的修辞理解,这一点需作进一步澄清。

阿里斯托芬批评修辞实践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尤参《云》, 112—15; 1071—82),柏拉图则批评修辞实践是一种通过阿谀奉承来败坏灵魂的“窍门”(knack)(*Grg.* 462b—65e)。①与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批评智术派的修辞运用;但他们不同,亚里士多德通过将修辞学与政治学(politics)研究区别开来,并使修辞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从而强调了修辞学之可敬(参 *NE.* 10. 9. 1181a13—18 和 *Rh.* 1. 2. 1356a25—

① 我并不想暗示:由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指出了这些危险,他们就完全反对运用修辞。阿里斯托芬本人对谐剧诗艺的运用,和《高尔吉亚》结尾部分中苏格拉底对修辞性言辞的证明,暗示了一种对修辞的地位的较有细微差别的评价。